

渡边淳一自选集020

◎ 渡边淳一
正午的原野
下

文匯出版社

正午的原野・下册

沈 玲 译

Watanabe Junichi

「日」渡边淳一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午的原野/(日)渡边淳一著;沈玲译.——上海:

文汇出版社,2011.2

(渡边淳一自选集)

ISBN 978-7-5496-0086-1

I. ①正… II. ①渡… ②沈…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7202号

图字:09-2008-549号

まひる野 by 渡边淳一

Copyright © 1977 by 渡边淳一

本书简体中文版根据新潮社1977年版译出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Wenhui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渡边淳一自选集020]

正午的原野

作者/[日]渡边淳一 译者/沈玲

出版人/桂国强

责任编辑/戴铮 装帧设计/张晋 封面图片/刘刚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彩色印刷/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1年2月第1版 印次/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40毫米 1/32 字数/300千

印张/16.75(插页2页) 印数/1—50000

ISBN 978-7-5496-0086-1 定价:48.00元(全二册)

本书采用特种防伪技术印刷,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1-52920271

三月份奈良的汲水节刚结束，春天立刻就降临到了京都的大街上。汲水节结束后，接下来还有十三岁的孩子去参拜岚山法轮寺的空藏菩萨，嵯峨释迦堂要举行火把节，二十七、二十八两天是祭奠利休的日子。至此，京都的三月就结束了。

利休的忌日结束后的第二天，吉冈出院了。这天是星期六。算起来，从十二月中旬到现在，吉冈差不多住了三个月的医院。

吉冈出院的前一天，多纪去看望他。他看上去稍微胖了一些，气色也很好，很精神。

吉冈是个老实人。他低着头歉疚地对多纪说：

“这么长时间，一直让你担心。医生说从四月开始，要活动的话每天可以活动半天时间。所以我想求医生让我出院。”

“不要这么着急，要好好静养。”多纪劝他说。

也许是吉冈休息的时间太久了，他有些不乐意似的说：

“我已经不需要再这样住下去了。”

说实话，吉冈刚倒下时，多纪曾担心今后的情况。但过了年后，公司的运转基本顺利，二、三月份夏扇的订货情况还可以。看样子，照此下去，挂历的损失还不至于给公司造成太大的伤害。

当然，这背后与武藤的融资也是分不开的。

武藤后来还打来过两次电话。但每次他打电话来时，多纪都因为有事而没能和武藤说上话。

“看样子多纪小姐很忙啊。那我回头再打电话来吧。”

也许是性格的原因吧，武藤每次都出人意料地淡然地挂断电话，这反而让多纪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她又不想主动去见武藤。

不知为什么，多纪打从认识了柚木，对其他男人几乎毫不在意。

多纪对异性的心思都集中到了柚木身上，使其他男人没有了插足的余地。

奇怪……

多纪确实感觉自己近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要说是一个月，自己好像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自己变化之明显，甚至使她觉得人活着就应该时刻发生变化。

那之后，柚木也频繁地给她打电话。多时每天都打来，少时也隔两天

必打一次电话。柚木通常是夜里过了十一点后打电话到家里来，因为过了十一点后，森子和安代都回各自的房间去了，这时多纪就把电话切换到自己的房间里。

“喂，我是多纪。”

每次多纪拿起电话都会先说这么一句话。夜晚很少有人打电话来。所以，这个时候的电话，十有八九是柚木打来的。

电话那头的柚木像是害羞，又像是有些难为情地说“啊，这个……”。

“你现在在哪里呀？”

这也是多纪的一句口头禅。

柚木有时说“是从学校打的电话”，有时说“从家打的电话”。当柚木说“从学校打的电话”时，多纪心里就觉得踏实。她会对柚木说：“还没回家呀。还是快回家休息吧。”

多纪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心里却希望柚木就那样一直留在学校里。

当她听到柚木说是从家里打来的电话时，心里就立刻感到不安起来。

有一次，多纪问柚木说：“你太太会不会听见你打电话呀？”结果，柚木有些生气地说“你不用操心这事儿！”

多纪有许多担心的事情。不知道柚木的书房是不是离客厅比较远？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把电话切换到书房里呢？万一自己和柚木的谈话被他妻子听见了，那柚木的情况就会更加糟糕，那样一来，两人的关系就保持不下去了。

虽然多纪觉得既然柚木打电话来，那就没必要担心被他妻子知道，但她心里仍然不踏实。

不过，眼下的多纪倒是从这样的提心吊胆的偷情电话里感受到了人生的乐趣。

三月中旬的一天，多纪第一次主动往柚木家里打了电话。

当时，多纪被一个压花工匠盛气凌人地发了一通牢骚，心情很坏。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工匠越来越难使唤了。但唯有这个工作离不开工匠，对方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对她发牢骚的。而且，对方很傲慢，觉得多纪是个女老板，不把她放在眼里。

多纪和对方谈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一个劲儿地安慰对方。渐渐地多纪感到委屈起来，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辛苦。现在，柚木是多纪唯一

能够倾诉的人，她几乎每天都要向柚木倾诉自己的心情。因此，柚木对多纪的厂子里的情况就渐渐熟悉起来了。

这天，多纪一直在等柚木的电话。十点多时，她想柚木也许不打电话来了，于是就往学校打了个电话。

她请接线员把电话转到了柚木的房间，但始终没人接听。听着电话里单调的嘟——嘟——声，多纪格外恨起柚木来。

无论对方打来多少电话，如果关键时刻想说的话说不成，那电话打得再多也没意义。现在我心情不好，想和他说话，而他却不接。

是不是自己的心情让他无法理解呢？

多纪在纸上的同一个地方反复地写“柚木”两个字，然后又在上面画了许多×，并且嘴里不停骂道“混蛋！混蛋！”

多纪越是无法和柚木说话，就越是想和他说话。此时，哪怕是柚木的一句安慰的话，就会让多纪的情绪稳定下来，相应地就会有明天工作的勇气。

总之，多纪想听到柚木的声音。

柚木曾告诉多纪，他不在学校时可以往他家里打电话。

多纪问他：“万一你太太出来接电话怎么办？”

柚木说：“让她叫我一声就行了。”

不知道柚木说这话是因为胆大，还是因为镇静。总之，多纪不想往柚木家里打电话。可唯独这天，多纪实在想听到柚木的声音，想叫柚木安慰她一下，哪怕是一句安慰的话也好。

时间过了十一点。多纪下决心拿起了电话。号码还没拨完，她又把电话放了下来。

多纪担心柚木的妻子会接电话，还担心柚木已经睡下了。

想到这些，多纪想放弃了。但过了几分钟她又拿起了电话，这次她一口气拨完了电话号码。

多纪心想，要是响三次铃声那边没人接，就挂断电话。深更半夜，电话铃响三次不会给别人添麻烦吧。

一声，两声。多纪把电话听筒贴在耳朵上，屏息数着里边的铃声。铃声刚响过第三次，突然传来对方“喂喂！”的声音。

是柚木的声音。

多纪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这一声，像是惊喜，又像是叹息。

柚木问多纪说：“出什么事了吗？”

“不……”

多纪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调整了一下握电话听筒的姿势。

这是多纪第一次往柚木家里打电话。她不知道万一柚木的妻子出来接电话，自己该怎么说。是说“打错了”呢，还是挂断电话呢？脑子里还没考虑好，她就开始拨电话了。

“现在和你说话方便吗？”

“当然。”

不知是因为柚木的书房是封闭的，还是因为他妻子不在家。柚木说话的口气和在学校打电话时没什么不同。

开始时多纪还担心柚木的妻子会听见她们说话，可说着说着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和往常一样，两人交谈的内容，从公司到京都，漫无边际。

即便如此，想起柚木的妻子在家，说了十来分钟后，多纪就把电话挂断了。但从那以后，多纪开始时不时地往柚木家里打电话了。

当然，仅限于往大学打电话柚木不在时。

多纪想，也许这个时候柚木会接电话。但又觉得也不能排除柚木的妻子接电话的可能性。想到这里，多纪决定不给柚木打电话了。

转念一想，多纪觉得即使自己不打电话过去，也许柚木会打电话过来的。

通常这样再等一会儿，柚木的电话就会打过来。但也并非总是这样。

今晚非常想和柚木说话。心想，哪怕只是一句“喂喂”也行，但柚木就是不打电话来。

虽然多纪觉得因为没事先和柚木约好，所以他不打电话过来也没办法。可等着等着，她又觉得好像真的约好了似的。

慢慢地，多纪生起对方的气来。

过了十二点后，多纪对自己说“他不会打电话来了”。于是她只好作罢，上床睡觉。

这样的事情后来又有过两次。三月中下旬的一天快半夜一点时，柚木

给多纪打来了电话。

半夜里电话响了起来，这是很少有的。因此，多纪吓了一跳，慌忙拿起了电话听筒。

“发生什么事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月底去你那里可能有些……”

柚木话说到这里停住了。

“是不是来不了啦？”

近来，仅凭柚木说话的语气，多纪就知道他要说的意思。

“我工作上时间安排得太紧，实在无法去你那里。”

从柚木说话的声音看，他好像精神不太好。

多纪本来就有一种预感。一月来，二月来，明摆着三月再来有困难。即便是能来，肯定也很勉强。

柚木来了，自己当然高兴。但如果来了觉得很痛苦，那也可以不来。无论自己多么想见柚木，多纪也不想给对方添加负担。

“忽然有件事情需要处理，所以就抽不出时间去你那里了……”

“你不必在意我。反正你四月份要来的嘛。”

“下月十日我去广岛，到时候……”

“那时樱花也开了。那我等着你。”

如果柚木不能来是由于家庭的原因，那么多纪会感到很痛苦。但如果说是因为工作，多纪是可以理解的。虽说因为工作不能来见她不是什么好事，但她是想得开的。

虽然柚木在电话里告诉多纪说，期盼已久的幽会泡汤了，但多纪觉得能听到柚木的声音，心里就有一种暂时的满足感。

和柚木通电话的感觉，一时间像波涛一样冲击着多纪的身体。

因为在电话里听到了柚木的声音，那天晚上多纪睡得很好。可一觉醒来，漫长的等待幽会的寂寞感再次占据了多纪的整个大脑。

如果两人都住在京都，即便有工作，也可以多见上几次面。

多纪仿佛现在才感觉到东京是那样遥远。因为有电话这样方便的通讯工具，所以和柚木通电话时，一时觉得彼此离得很近，可实际上两人之间的距离丝毫没有缩短。

自己为什么会爱上一个离自己那么远的人呢？

每当多纪想到这些，心里就觉得很悲伤。偌大的京都也有许多男人，可为什么自己偏偏爱上了柚木这样的男人呢？

早点意识到两人离得太远就好了……

想着想着，多纪觉得这一切都是柚木的错。她忘记了是自己爱上了柚木，反倒怨恨起柚木来，觉得是他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见到男人不太动心的女人，如今整天满脑子想的就是一个男人。如果不是柚木温柔的爱抚，不是柚木教给她那么多花样，多纪也不至于会这样。多纪原本可以成为一个胜过男人的规规矩矩的女人的。

虽说爱是男女彼此之间的课题，但点火，并让火越烧越旺的是男人。虽说双方都有责任，但让女人发狂的是男人。这是多纪心里挥之不去的贴身感受。他让自己发狂到这种程度，却打个电话，说不来就不来了，这也未免太卑怯了。

从三月中下旬开始，品子又开始来公司打工了。说是从三月初到四月十日，学校要放差不多一个月的假。

平时就很悠闲，还要放春假，让人感到大学里的学生好像一年到头都在玩一样。

当然，要让品子说，大学也有大学的难处。尤其是今年，品子面临大学毕业，说是必须写毕业论文，不太有机会玩。

多纪对品子说：“那就放松一些，享受一下大学的最后一个春假吧。”

而品子却说：“正因为是最后一个春假，才来打工的呀。”

看样子，品子是打算春假时攒些钱，以便夏天去国外旅游。

从森子那里也可以要到一部分钱，但品子想尽可能靠自己的能力去挣钱。这也许正是品子的性格吧。

“姐姐这里虽然工钱不太高，但工作比较轻松，挺好的。”

这些话通常是很难说出口的，而品子却不经意地就说了出来。

给品子的工钱是参照一般的打工工资标准，按小时计算，一小时四百日圆。她的工作是进行简单的发票整理、帮忙做产品的包装。工资也不算低，但近来也许有些地方给打工的学生开出的工资要高一些。

“请你原谅，给你开的工资标准大体就是这样。”

“不不，没关系的。工作比较容易做，我挺满意的。”

品子放寒假时曾在这里打过工，已经基本掌握了工作的要领，而且和

工厂里的员工也很熟。

可是，当听品子说还想来打工时，多纪还是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

三月份，因为产品销售不景气，厂子里的活儿并没有忙到需要找人打工，没人来打工也没关系。品子倒是有点不请自来的感觉。

这话，虽然多纪没有明说，但品子也基本上能感觉出来。她一本正经地对多纪说：

“比起坐办公室，我更喜欢跑动。所以打包啦，发货啦，我什么都可以做……”

总之，厂子里添品子一个人打工问题不大。虽然生产不太景气，但工厂基本上还在有条不紊地运转。

多纪从品子那里听到奇怪的消息，是在四月一日愚人节这天。

这天，工厂工作结束后，多纪正准备收拾一下回家。这时只听品子说“姐，我能进来吗？”说着，品子若无其事地走进了经理办公室。

“没关系，进来吧。”

“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想和姐说说话……”

“来，坐下。”

在工厂里，品子很少主动和多纪搭话。因为地方狭窄，两人偶尔在走廊里碰面，也只是相互微笑一下，或交换一下眼神。几乎没有停下来交谈过。

虽说两人是姐妹关系，但在工厂里，一个是经理，一个是临时打工的。因此，两人过于亲密，就显得不太对劲。

这方面，双方都很注意分寸。如果确实有话要说，可以回到家再说。所以，用不着特意在很显眼的工厂里说。

而品子今天却很少有地主动来到了经理办公室。

“姐，回去时，途中往其他地方去吗？”

“不，今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

“是吗？那姐今天能陪我一下吗？”

“可以是可以……”

“那我先到楼下等姐姐。”

不知道品子今天哪儿来的好心情，总之，多纪已经很久没有和品子两个人上街了。细想起来，好像这是第一次。

多纪整理完桌子上的文件，然后穿上了外套。

“我先走了，让您受累了。”

多纪向留下来工作的员工打了个招呼，然后朝门口走去。走出工厂的大门，看到品子在工厂旁边的商店门口和小田在说话。

多纪每天早晨都是乘小田的车去工厂，但回去时，只要没有事，她就不坐车。

看到多纪，小田先是脸一红，接着给多纪鞠了个躬。

多纪朝小田说了声“你辛苦了”。

听到多纪的声音，品子朝小田扬了扬手说：“那，回见！”说罢朝多纪跑了过来。品子对多纪说：

“他说如果你愿意，可以用车把你送回去。”

“又不是工作，这不太好啊。”

“我觉得这没什么。”

“不说这个了，你想去哪里呀？”

“姐，你请我吃饭好不好？”

“没问题呀……”

“那我想吃‘键善’的葛粉羹。”

两人在五条街上了出租车。

到了四月，白天的确变长了。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可天还很亮，感觉空气里充满了春天融融的暖意。远处可以看到朦朦胧胧的比睿山的山脊。

坐进出租车后，品子问多纪说：

“姐，你吃葛粉羹不？好久没吃了吧？”

“说哪里话，前不久还吃了呢。”

“陪你去的那个人是东京的吗？”

“你胡说什么呢！”

“我只是有那种感觉。”

品子看着车窗外吐了下舌头。

多纪觉得品子没有直接接过柚木打来的电话，她怎么会知道柚木是东京人呢？是不是因为多纪去旅店，有时电话打得很长而被她看出了破绽呢？但是，尽管如此，品子是不可能直接知道自己和柚木的事情的。

难道品子是从安代的只言片语中觉察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品

子这样想，也许安代和森子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自己和柚木的关系。

“姐姐，你不高兴了？”

多纪朝品子微微笑了笑说：

“没有。”

不能被比自己年轻的妹妹牵着鼻子走。

车在四条街的南侧停了下来。马路斜对面有一堵红墙，墙上写着“一力”。时间是傍晚六点多，狭窄的道路上挤满了行人。

“键善”的一楼摆放着茶食、羊羹等，座位在二楼。两人从狭窄的楼梯登上二楼，在靠里边的座位上面对面坐了下来。

品子对服务员说：

“来两份葛粉羹。”

说罢，品子把身子探到桌子上对多纪说：

“说实话，我讨厌和姐姐一起走路。大家都盯着姐姐看，真让人受不了。”

“哪有这事儿啊……”

品子用眼神指了指坐在斜对面的男子说：

“可是，坐在对面的人在一个劲儿看姐姐呢。”

男子看上去有三十多岁，像是个工薪人员。从多纪和品子一进来，他的确一直在看多纪。

“他看他的，别管他。”

这时服务员送来了涂成黑色的多层葛粉羹。

品子立刻打开盒盖说：“我吃了！”

葛粉羹的第一层是黑色的蜂蜜，下面是漂着葛粉的冰水。

品子告诉多纪说：

“这东西虽然很甜，但它是蜂蜜，吃了不会太发胖的。”

品子嚼着葛粉羹又对多纪说：

“真好吃。我说，姐姐，你觉得小田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

“姐姐不知道吗？”

品子抬起头，面带惊讶地说：

“说实话，小田很喜欢姐姐的。”

“喜欢我？”

“姐姐没注意到吗？”

“怎么可能呢。真可笑。”

“为什么？”

“可是，他是金泽的小田先生托付过来，而且还比我小了五岁呢。”

“虽说比姐姐小，但他喜欢你也没什么奇怪的。”

“别再说这些可笑的事儿了。”

“可是，姐姐，你真的不知道他喜欢你吗？”

“我当然不知道。都是你在瞎想。”

“不是我瞎想。是真的。”

说罢，品子放下了筷子。多纪看着表情有些郁闷的品子，问她说：

“我倒是想问问你，你不喜欢小田吗？”

“我哪有这事儿啊。”

“可是……”

“我只是发现他喜欢姐姐，所以才告诉姐姐的。姐姐倒扯到我身上来了，真是的。”

说着，品子用力盖上了葛粉羹的盒子。

从店里出来时，多纪想起了品子和小田在一起说话的情景。看到多纪走过来，小田一下脸红起来，而品子说：“那，回见！”

细想起来，多纪曾多次看见品子和小田在一起。小田每天来接多纪时，也经常在门口和品子说话。

说不定品子是因为喜欢小田才来工厂打工的。

多纪对品子说：

“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不过，你不必在意我怎么想。”

“不是我在意姐姐怎么想，我只是告诉姐姐一声。”

要强的品子就是不说喜欢小田。

可是，假如真的只是告诉多纪关于小田的事儿，话说得不至于这么热心吧？虽然品子嘴上说不在意，但她说话的语气里还是透出她在意多纪的想法。

多纪对品子说：

“说实话，我对小田没有丝毫的想法。即使像你说的那样，小田对我

有好感，那也仅此而已。”

“姐姐的话是真的吗？”

“这事儿没必要撒谎。”

多纪丝毫没有阻碍品子恋爱的念头。听品子这么一说，多纪倒也发现品子和小田年龄相当。如果彼此有意的话，也许两个人结婚挺好的。

“可是小田喜欢的是姐姐你呀。”

“这都是你瞎想出来的。重要的是，如果你喜欢他，就要勇敢地冲上去。”

多纪忽然觉得品子很可爱。心里爱着一个男人，并为此而苦恼，那副认真劲儿，显得既年轻又可爱。

“我有其他喜欢的人了。”

“我说嘛……我早就觉得姐姐心里有了男人，只是没有问过姐姐，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反正不是小田，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是东京的吧？”

“……”

“妈妈说姐姐喜欢的是一个叫武藤的人，可一开始就觉得不是。”

“妈妈跟你说这话了？”

“上次我问妈妈。妈妈说，可能姐姐迟早要和他结婚的……”

“这怎么可能呢……”

也许和一个只见过两三次面的男人结婚，这话说得也太随便了。虽说是自己的妈妈，但说话这么随便，多纪还是觉得不舒服。

“我和武藤只是工作上的交往啊。”

“那，和东京的那个男人呢？”

“这个……反正我和小田是没有关系的。”

“那，姐姐能不能支持我和小田交往呢？”

“那当然。”

“太好啦！”

虽然开始时说话绕着弯，但品子毕竟年轻，最终还是说了实话。

两人结完账来到外边时，春天傍晚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四条街的拱廊上挂的纸罩蜡灯已经点上了。

走在拥挤的人群里，品子问多纪说：

“姐姐，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

“你不回家吗？”

“我有个约会。”

“是吗？那我们在这里分手吧。”

品子点了点头，往鸭川方向走去。但她马上像是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对多纪说：

“我说，姐姐！咱们一起去好不好？”

“你是说我和你一起去？”

“我要见的人就是小田呀。他在前面不远的叫‘生活’的茶社里等着我呢。”

也许从工厂出来时，品子和小田谈的就是这个约会的事情。

“特意商量好的约会，就你们两个人不是很好吗？”

“可是，要是姐姐去了的话，小田一定会很高兴的。”

真不知道品子心里是怎么想的，去见自己喜欢的男子，没必要把多纪也带去。

“小田说，也许我能把姐姐带去。不然，他会感到失望的呀。”

“小田在等你一个人去呢。”

“是吗？”

看样子，品子还没有自信。走在人群里的品子歪着头，从侧面看去，她脸上充满了恋爱中的女人的喜悦和不安。

多纪在街道的拐弯处停住脚步，对品子说：

“那，我走了。代我问小田好。”

“我说了些可笑的话，姐姐不要在意啊。”

多纪淡淡地笑着说：

“嗯，我很高兴的。”

说罢，招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品子像是说再见似的朝多纪挥着手，消失在了人流里。

目送走了品子，多纪对驾驶员说“去若王子”。

小田真的对自己有好感吗……

坐在车里的多纪在呆呆地想着。即便小田真的喜欢自己，那也无非是一个年轻男子偶尔对一个比自己大的女子所抱的淡淡的思慕而已。大概

仅此而已吧。

虽然观赏樱花的最佳时间每年都有所不同，但在京都，观赏樱花的最佳时间是四月十天左右。每当这时，从圆山到东山，从平安神宫到皇宫，所有的樱花一齐盛开。

接下来，樱花逐步北上，从八濑、大原、御室到鞍马口相继开放。整个四月份，几乎到处都是樱花。

而今年的樱花，大概是由于三月份的寒流吧，感觉比往年稍微晚了一些。若王子家的院子里的樱花也不例外。

和品子在外边见面的第二天，多纪在院子里转着看了看。发现大门附近在樱花树里属于早开品种的五棵彼岸樱也刚刚开始绽放。

早晨，当小田开车来接多纪时，她对小田说：

“看情形，樱花到下周末才能盛开了。”

坐进车里，多纪问小田：

“你去哪里赏樱花啊？”

“要说去哪里赏樱花，去年也就到圆山公园一带转了转。”

“去那一带赏樱花的人，成双成对的人比较多吧？”

“这个，是啊。”

多纪的话是暗示小田，是不是和品子一起去的，可小田并没有特别的反应。

昨晚和品子分手后，不知两个人都说了些什么。多纪想问问小田，但还是忍住了。

两个年轻人的事，还是让两个当事人去处理吧。至少从昨晚品子的情况看，她和小田之间还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多纪到达工厂时，吉冈已经来了。他显得很精神，看不出是大病初愈的人。

正直的吉冈规规矩矩地给多纪鞠着躬说：

“请允许我从今天开始工作。请您一如既往地多加关照。”

“你真的痊愈了？”

“川岛医生说看我的肌肉就像是四十来岁的人。”

即使肌肉是四十来岁，但关键的肿瘤说不定什么时间还会复发。病人并不清楚肿瘤什么时候复发，正因为这样就更让人担心。

吉冈对多纪感叹说：

“还是不怎么景气呀。”

看样子在多纪到达之前，吉冈已经看了订货单和账本，了解了最近的产销状况。

制扇厂因为是提前一年左右订货，所以经济不景气的反应出现得比较慢。但尽管这样，从去年年底开始，其影响已经逐渐开始显现出来。

虽说目前订单金额还勉强与去年持平，但已经出现了两三处订购量减少的地方。

“高级产品的订购量下降了。”

吉冈拿着订单嘟囔着说。的确，近来舞扇和装饰扇等高级产品的需求下降了。

订单不理想，不仅仅局限于辻村，整个制扇业都存在这个问题。但这似乎反而使吉冈焕发出了斗志。

总之，吉冈的复出使多纪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吉冈对多纪说：

“我住院期间，工人们没少去看我。我去那里转转，向他们表示一下谢意。”

看样子能干的吉冈一刻也闲不住。

多纪劝吉冈说：

“请不要太勉强，差不多就行了。”

吉冈出去了，屋里剩下多纪一个人。

温暖的阳光从朝东的窗户里照进来。冬天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比叡山，由于春天的雾霭，看上去朦朦胧胧的。

多纪看着月历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是四月二号……”

她听柚木说，他四月十号去广岛参加学会。那天是周四，学会开三天会，应该从星期天开始有空闲。

离和柚木见面还有十一天。

上次与柚木见面是二月初，从那以后，已经很久没有见柚木了，差不多快两个月了。